

从青岛路1号说起，“孔府”的身影在这座城市的曲折历史图景中若隐若现——

# 一个家族与青岛的百年情缘

□李京禄

## 中西交融的因缘际会

历史兜兜转转，青岛路1号的变迁正映照这座城市“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曲折历程。从1899年动工兴建至1912年建成，精工细作的漫长工程承载了第一位主人、德国律师曼弗雷德·齐摩尔曼在此用心居住的十年光阴。转折点出现在1914年11月，日军攻占青岛后，成为战俘的齐摩尔曼被羁押到日本俘虏营，1917年出狱后，将这座居所易手给时任驻华领事的俄国人。1922年青岛主权收回，德侨回流后，直至1926年，青岛路1号才以德国领事馆身份，回归其最初的德系官方属性——1926年12月，德国在此设驻青领事署，1930年首任领事希古贤将办公地由广西路3号转入此楼，这里成为二战期间青岛唯一的一处外国领事馆。据相关记录，1943年，青岛路1号为德国人沃尔特·奥维恩购得产权；1945年5月8日，随着二战德国投降，领事馆正式关闭；至1947年孔祥勉入手购得，青岛路1号完成了德式建筑与“孔府”的历史牵手。

孔祥勉是孔八府掌门，近代青岛金融业的重要参与者。其母亲劳缙，出身书香世家，其父劳乃宣，是晚清儒学大师，辛亥革命后，来到青岛主持尊孔学社。劳乃宣与“孔府”的深厚渊源始于同治二年（1863年），彼时21岁的他迎娶曲阜孔家孔宪治之女。到了劳家第二代，长女劳缙又与孔氏联姻，其外孙中有孔祥柯、孔祥勉、孔祥达等。在祥字辈外孙中，孔祥柯作为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在1919年4月被山东民众推举为“取还青岛”的代表前往“巴黎和会”请愿，促成华盛顿会议讨论中日间山东问题，最终于1922年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第三代上，劳乃宣的孙女嫁给了孔祥勉，三代回头亲，加上姑表亲，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



■1908年衍圣公孔令贻（右二）偕陶夫人赴崂山问道时，在青岛与前来拜会的胶澳总督特鲁伯（右一）及其家人合影（德国联邦档案馆图片资料）。

在青岛，与城市同名的青岛路是时空之轴，在山海间铺陈记忆的风景。1897年德国占领青岛，1903年胶澳总督府建成，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威廉街，直到1922年北洋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将其命名为青岛路。这其中，青岛路1号，区别于公共建筑的宏大气派，以婉约流畅的造型塑造中西合璧的独特气质，漫过德租、日占、北洋、民国的时间长河，从德国律师的私人宅邸到德国领事馆、商业会所，又与孔氏家族牵手。“南园”的称谓更是将孔府与青岛百年的情感密码，深植于山海楼宇之间。



■曼弗雷德·齐摩尔曼和家人在青岛路1号门前合影。

将劳孔两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为后来“南园”的儒学基因埋下深沉的历史伏线。

辛亥革命爆发后，劳乃宣携家眷隐居直隶，著书立说倡言复辟，并于1913年冬，从涑水郭下村移家青岛。劳乃宣赴青岛，是山东巡抚周馥穿针引线，说服动员传教士卫礼贤邀请劳氏前来主持尊孔文社，十年间生活来源也主要靠卫礼贤资助。

从1914年开始，卫礼贤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翻译易经上。在劳乃宣的帮助下，卫礼贤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翻译，向西方系统传播儒家传统，在胶州湾畔书写了一段文化传奇。在卫礼贤看来，劳乃宣与孔子后代关系密切，对《易经》的精髓了然于心，他珍藏孔子墓地的蓍草，能够据此占卜预言，是中国文化坚定的守护者。卫礼贤对劳乃宣谦恭有加，执弟子礼，劳则称赞他“恂恂有儒者气象，殊难得也”。劳乃宣向卫礼贤详解《易经》《易传》的义理，而在这种浸润与洗礼之中，卫礼贤的气质也发生着根本变化，荣格认为“他看上去完全是个中国人，外在举止以及写作和说话的方式都是如此。东方观点和古代中国文化已渐渐融入其内心深处。”

在劳乃宣看来，向海外传播儒家经典，在改朝换代之际，既是文化传薪，更是政治续命。他亦对这项工作倾注着毕生的心血：“尉君（卫礼贤）自以《孟子》翻译德文，每日来弟（劳乃宣的自谦称谓）寓，由弟讲授一小时，归而笔译。又以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著之书译中

文，由尉君与周玉翁（即周馥）之孙叔弢同译，而弟为之修饬而润色之。”卫礼贤则在《中国心灵》中写道：“我们工作得非常认真，他用中文翻译内容，我做下笔记，然后我把它们翻译成德语。”这种互译需要经历几次反复，卫礼贤会把德语再译回汉语，劳则进行对比。卫礼贤再写出三到四份译本，并补充上最重要的注释。

翻译工作不厌其烦，工作量之大不言而喻，其过程也是波澜起伏、时有断续。1914年日德在青岛交战的炮火四起，8月劳乃宣避居曲阜，翻译中断。1917年7月劳乃宣返回青岛，继续合作翻译。1921年6月17日，劳乃宣卒于青岛，葬于苏州。1924年，卫礼贤完成德文版《易经》翻译工作，成为西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桥梁。这场浩大的文化传薪，在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传统学人间延续，而青岛有幸成为工作现场，也因此获得一种精神加持。

## 赓续百年的儒学情结

泰山脚下的孔府，与崂山湾畔的青岛结缘，在某种程度上，贯通了黄河滋养的儒家文化与黄海之滨的道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内部交融与相生相长。道教从林峭山古名劳山，劳乃宣的劳姓即得名于峭山。劳乃宣来到青岛，有一种天然的归属感。卫礼贤与峭山道士之间亦有密切交往，太清宫道长曾送他一幅“化雨东睡”的绸匾。而孔氏后人与峭山的结缘，

则可更早追溯到孔尚任。

清康熙年间，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游览胶州湾，峭山和大泽山，饱览山海秀色后欣然题记留诗，开启了青岛与曲阜圣裔的不解情缘。紧随其后，孔子第七十六代孙、第三十代衍圣公孔令贻赴胶州稽查学务，他视察科举废止后学堂经办情况，实地察看胶州官立中学堂及师范传习所，重申“明人伦，崇正学”的儒学正脉，成为后来卫礼贤、劳乃宣成立“尊孔学社”，坚守并传播儒家学说的文化前缘。彼时他不仅登峭山挥毫题诗，更与胶州柯氏结为亲家，加深了与青岛的情感纽带。

孔令贻之子孔德成，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长孙，孔府最后一任衍圣公，在1936年来青，赓续了这段家族与青岛的情缘。1936年孔德成主持孔子圣诞祭祀典礼后，接受热衷办学、颇有儒学情结的时任市长沈鸿烈邀请来到青岛。他乘坐胶济铁路2次列车抵达火车站时，受到军政要员和青岛市民的夹道欢迎。在中秋月色的陪伴下，孔德成下榻迎宾馆。第二天，孔德成一行登船，去峭山太清宫游览。1941年编著的《峭山太清宫志》记述：“民国二十五年丙子秋，衍圣公孔德成同游者二十余人，由青岛乘船至峭山太清宫。道众欢迎参观，遂书‘修真养性’四字，藏于本宫。当日午后乘船返回青岛。”孔德成的峭山之游，缘起于孔府家学老师庄陵兰对峭山的赞美，距离孔令贻游峭山忽忽已是28年。

新与旧的碰撞，总以某种貌似失真的戏剧化方式呈现——

# 一段青岛观影者的奇幻叙事

□张 彤

来，意味着青岛的新时期到来了。

## 《桃源梦》里的电影故事

关于逊清遗老观看电影的纪录屡见于青岛的文史资料中，现在我们能够查阅到的这些逸闻的出处，是一本名为《桃源梦》的小说。这本署名“燕齐倦游客”的小说，以德占青岛为时代背景，虽然把具体的人名、地名改头换面，但一看即知。如：他称故事的发生地为山东半岛东南角上的“琴澳港”，靠海最近之处叫作琴岛，琴岛的北部叫作“大抱岛”等等，小说中关于街道的描述也与青岛完全吻合。

据朱健君著《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一书记叙，《桃源梦》中许多出场人物都有具体的原型，庄总兵即是清军总兵章高元，传教士威廉即是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等等。

这本小说出版于民国六年，用今天的眼光看，《桃源梦》可以归类为“章回体纪实小说”，小说的语言比《官场现形记》之类的晚清小说更接近现代汉语，一些现代词汇夹杂在半文半白的行文中，显现出大变革时代文化碰撞之激，许多情节读来令人兴趣盎然。书的第十九回《演影片寓公烧地板 作师范美人学体操》更是集中体现了晚清寓公们在面对现代文明时的不适应，小说的口吻也充满了嘲讽：“话说寓公走到大讲堂里边，只见那讲堂足有十丈来长，六七丈宽，大小电灯一共有二三十盏，照得里边如同白昼。地下地板都是很窄的木头铺成斜花，虽没有漆，却是非常之光华干净，讲堂的北头有一个台子，仿佛戏台一样，比戏台小些，台的左边挂一块白布，台子前边摆无数十行椅子，只剩下前排没有坐人。”

前几排显然是给寓公们留的，这是小说中的黑澜大学大讲堂。黑澜大学即指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又称德华大学，因所处火车站附近的海岸有俗称“大黑澜”的礁石，故而得名。这所创办于1909年10月的现代学校，是胶澳督署制订的一项“华人学校计划”中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德国当局曾有计划把青岛建设成为远东的德国文化中心，而兴办新式学堂

是最基础的投入。这所学校面向中国学生，由中德两国教员任教，设理工农医各科，中国教师在其中占的比例不高。因办学质量高，创办几年后名声日隆，外省学生也纷纷投考，德日战争爆发前的1913年，德华大学的在校生为345人。学校合作共赢的办学宗旨十分成功，得到了中德两方面的认可。在德华大学任职的中方人员，因为较为系统地接触到德国工业及现代文明，或者也在设想把这种现代文明传播给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在青岛寓居的前清贵族们，无疑是最理想的对象。小说《桃源梦》中关于电影的这一章大概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反映。

首次的碰撞当然是反差极大的——一会儿，吞云吐雾，满室烟雾，唏嘘呼喽，甚有节奏。烟球满地吹，仿佛下了雹子似的。要是呛着了，咳嗽雷动，浓痰如雨。抽烟暇，杂以谈天……哈哈之声不绝于耳，那时候倍慈博士正站在台上大演讲机械构造，叫他们这一笑，倍慈所说的一点儿也没听到。很多外国人怒目相视。千里正坐在式若后边，细细对式若道：“我们特为来听演说，他们正在那里演说，虽是外国话，我们不懂，样子总得做起，以免别人说我们无理。”式若把这话告知别人，笑声才住，不谈天了，专抽水烟。倍慈演毕，由欧满用中国话演讲一遍。突然电灯全熄，有些寓公以为是完了，纷纷起身，把椅子乱推，腾出路来要往外走，有叫某翁等一等同路走的，有说熄灯太快的，声音嘈杂得很。幸亏里头有些知道的，说是熄了灯以便看电影，并不是散会，他们才坐下。椅子已经不能成列，搁在什么地方就坐在什么地方……各人看了各有议论不同，互相辩驳，纯朴推闡，声音越来越高……他们走后，柯佐治把地板一看，不是这块和麻子似的，便是那块和油画一样，心里非常不高兴。林贵看了更难为情，就和柯佐治商量把地板刨去一层，用杀虫药水洗刷一遍，才把地板治好了。

这段情节涉及了几位历史人物：枚式若、柳千里、王林贵，据朱健君在《殖民地经历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德占青岛1897－1914）中所述，枚式若的原型即是于式枚，他曾任前清兵部主事，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柳千里的原型则是

曾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学部右丞的李家驹，王林贵则是当时任德华大学总稽查的汪宝森。

## 爱看电影的前清大员

晚清的遗老们虽然喜欢诗文歌赋，爱听京剧昆曲，这些与电影也不矛盾。据中山路上的福祿寿影院老服务员们回忆，他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居住在附近的白发老者在儿子的陪同下来看电影，他们称他为“相国”，他就是曾任清代军机大臣的吴郁生。福祿寿影院的经理赵星火还曾去吴郁生的寓所拜望，并与吴的儿子吴曾勳成为好友。吴郁生1912年避居青岛，住在宁阳路口警察署附近，直至1942年在青岛终老，寓居青岛三十年，电影成为他晚年的一大爱好。

逊清遗老们在青岛集中聚集的时间并不长，许多人在1914年以后就迁居，但也有遗老一直居住在青岛。对于今天的青岛人而言，这些前清的大员与这座城市的关联看上去十分虚弱，好比风在湖面上吹起的波纹，风过后，湖面就平静了，风并没有留下痕迹。正因如此，这些文字读起来才非常传奇，以至于有些奇幻的味道。因为一个世纪过后，日常生活里的传奇已经非常稀薄了。

笔者曾见过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的后人，而刘廷琛辛亥革命后一直避居青岛直至1932年辞世。在刘廷琛的孙子刘诗谱先生的文章里，亦提到“先祖晚年，因倭辈先后云散，感到生活非常寂寞。闲时偶尔也看看电影，但不看戏，每天大部分时间皆以临池自遣”。现在岛城艺坛的人多了解刘诗谱的书法造诣，岛上名家范国强在早年也曾随刘诗谱学习章草，而据刘诗谱日记，他的祖父刘廷琛自幼即工草书，他曾见祖父写书谱十二条屏，三四千字一气呵成而不错漏，令人赞叹。

市博物馆藏有一床琴名为“幽涧泉”，琴身刻有多位名人的题跋，包括王垏、刘廷琛、黄孝胥、李宣三。1929年春，收藏家李宣三知黄孝胥好琴，特将此琴相赠；黄孝胥于1931年春刻铭志谢，而刘廷琛与黄孝胥是忘年之交。刘诗谱的文章中曾提到，晚年的刘廷琛与岛上遗老王垏、吴郁生已不常往来，而与黄曾源的儿

## 一个地标与一脉传承

在青岛的城市成长史上，孔氏后人在政治、经济、实业、文教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足印，最有影响的当属孔祥熙、孔祥勉、孔令仁。

孔祥熙作为当时国民政府财政核心人物，自称孔子七十五代孙，但其先祖自明成化年间迁居山西太谷，与曲阜本宗断联三百余年，这一身份一直缺乏族谱佐证。直至民国初年孔祥熙在济南结识了孔八府长孙孔祥勉，而后1928年孔德成主持重修《孔子世家谱》时，将孔祥熙一脉正式载入卷四十九“纸坊户”谱。

孔祥勉早年攻读北京工业大学机电专业，毕业后在济南工业学堂任教，后任济南和泰安两地电灯公司的机电工程师，长期在电力行业耕耘。而孔祥熙在青岛也涉足邮电行业，1922年12月出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主持与日本邮电业务的交接。作为商人世家子弟的孔祥熙，在青岛任职9个月，他使用过的日式办公方桌，依然陈列在青岛邮电博物馆二楼展室中，上面摆放着他用过的、写有“熙秘”二字的密码码本。

孔祥勉1942年调任中央银行业务局任一等业务专员，1947年赴任青岛实业银行总经理，后当选青岛市银行业公会理事长。同年，孔祥勉购入青岛路一号，将其命名为“南园”有两重寓意，一是取夫人于南滨之名；二是建筑位于青岛路南端滨海处，与孔八府在昆明东四街的住宅和重庆南岸黄山住宅一脉相承。

孔祥勉和于南滨育有八位子女，为孔氏“令”字辈，孔子第七十六代后裔，在教育、文化与社会领域发展，延续着孔氏家族的文化遗产。孔祥勉次女孔令仁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48年结婚后住在“南园”二楼西南角上有八角顶楼的房间。1986年，她出面约兄妹八人齐聚青岛，集议“南园”的去留和归属，最终决定将青岛路1号捐献给青岛市政府，命名为“青岛南园孔子纪念馆”，“南园”由此从私家宅邸华丽转身，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并于2006年纳入青岛德国建筑群，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岛路1号，从肇兴之初就伴随着城市前进的脚步，它与卫礼贤青岛办学同步前行，与衍圣公视察青岛学务、游历峭山相伴相随，与孔家后人的青岛事功如影随形。今天，“南园”依旧拱卫着孔府与城市的过往。百年来，孔子学说漂洋过海，青岛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现场。站在峭山之巅，山海间依然回荡着“子在川上曰，不舍昼夜”的亘古之音，是历史因缘的佳话，也是百年城市发展的一段传奇。



■德华大学（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校）正在上课的学生，这所学校学生最多时有400余人。



■青岛市博物馆馆藏幽涧泉古琴。

子黄孝胥最常见，黄孝胥有时携琴而来为奏《高山流水》《平沙落雁》等曲，老人心神愉悦，辄乐于挥毫。“幽涧泉”应该就是此时诗酒琴乐之交的见证。刘廷琛题写的琴铭写道：“往读书匡山，爱听泉，谓为天然琴韵。及读太白《幽涧泉》诗，穆然意远，深会真妙。黄君孝胥善鼓琴，知余好之也，辄操琴登潜楼，为鼓三四操。余每见孝胥抱琴至则心开，非知音也，聊慰听泉之思。因题之如此。”这些铭文生动再现了当时青岛文人以琴会友、寄情山水的文化生态。

这些鳞爪片羽使我们相信，那些前清重臣的故事没有远离，他们的故事早已与这个城市融为一体，他们所搅动的历史风云，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沉入城市的深处，这比那部记载着桃源奇遇的半文半白的小说更梦幻，简直就是